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六

宋 歐陽修 撰

奏議第十

諫院

論大臣不可親小事劄子 慶歷三年

臣伏見兵興累年天下多故樞密之職事任非輕雖典兵戎體均一作同宰輔至於大小機務其繁文倍於中書所以國家舊制都副承旨皆用士人位比屬僚事參謀

議祖宗之制（一作世）尤慎擇材或取其歷職詳練者以為副使自承平以來綱紀隳廢惟用人吏備員而已當四方無事之時兩府檢例行事上下尸曠恬然不恤自兵戎既動中外事繁猶務因循致多敗誤今承旨不親職事惟署文書凡百行遣皆委諸房小吏使副大臣不免親臨細事既不得精心思慮專意廟謀至於碎務繁多又不能躬自檢察遂使邊防急奏多苦滯留軍國密謀動成漏洩凡關事體不便處多皆由樞臣雖自躬親而

承旨不能舉職也臣今欲乞依祖宗舊制承旨特用士人如武臣中難得其人即請於文官中精選材能換與合入官資責其舉職仍令樞密使副條列常行事目有可以分職責成者悉以委之使大臣專意廟謀屬吏分行職事時參國論一作論議庶有裨補一作助既復朝廷之舊制又於事體而合宜伏望聖慈特賜裁擇取進止

論中書增官屬主文書劄子同前

臣伏見近來朝廷號令煩數更改又頻降出四方多不

遵禀而朝廷之臣無專主者亦不勾校稽違考責實効以不鋭之意行不信之言宜乎空文雖多而下不畏聽今百職廢壞弊實由斯臣竊見漢丞相官屬甚多欲乞精選材臣采漢名號增置兩府官屬官一二員使專掌政令之出者置簿拘管俟天下施行報應校其稽違舉行朝典即不得以承受回申便為報應須是施行實迹具以條聞旋行勾銷以見能否臣謂苟設此官則天下知朝廷有責實之意今後可使令出必行官無曠職如

允臣所請一作奏乞下兩府重議施行取進止

論班行未有舉薦之法劄子同前

臣伏見朝廷選任百官文武參用文官在選者各以舉主遷京朝官其間雖容特有濫冒然孤寒有才行之人亦往往獲進惟有武官中近下班行並無賢愚分別一例以年歲遞遷自借職得至供奉官須是三十餘年使賢愚同滯而國家緩急要人使用無由知其能否或要人使則臨時只看脚色點差多是不副所選臣謂班行

入仕之人雖多端然其中亦極有才能可任用者但國家舉選之法全未精博臣欲乞將近下班行比類選人別立舉官之法凡無人舉者官有所止更不例遷有舉主者一作舉主足者方與遷轉或且令無舉主者依舊年限遷轉將有舉主者別作任使仍乞嚴為約束重其連坐之法使舉者不容冒濫則才與不才漸可分別而用人不濫況今四方多事天下都監巡檢監當之類盡要得人方能一作可集事不必邊任并閤職方用舉薦其他要切

使喚處多如允臣所請乞付樞密院商量立定法制頒行取進止

論乞放還蕃官胡繼諤劄子同前

臣竊見朝廷前歲以延州蕃官胡繼諤因為邊臣所疑移入內地見任亳州都監以子守清悉領父之諸部風聞近為不服一作安亳州水土死一無死字亡却家族身又疾病曾有奏陳乞移一京西地涼之處臣謂方今西鄙用兵之際朝廷宜廣推恩信撫御蕃夷既欲守清盡死於

邊疆當厚遇繼諤保全其家族豈有既任其子又疑其父繼諤求一作来遷内地其實異鄉雖曰居官乃是囚縶致其失所身病家亡况彼初心又無顯過在繼諤之身已有幽囚寃枉之嘆於守清之分又失駕馭豪傑之方萬一繼諤疾病死而不歸守清父子之心豈得無恨反視中國乃為世讐必與邊陲别生患害其餘部族亦必離心國家自用兵以来凡有計謀未聞勝筭尤於招撫蕃夷之術常失恩威致使離叛者多皆願附賊在於繼

諤處置特乖臣欲乞因其有請召至京師與雪前疑厚加禮遇放還本族示以推誠守清得父子復完必思盡節繼諤感國家之遇必有所施若朝廷猶以為疑即乞先以此意詔問守清討其必無弃父之理若彼自不欲其歸則他日可無後患取進止

繳進王伯起上書狀 同前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出外至夜歸家有相州進士王伯起看臣不見後留下長書一封中言為檢匣抑塞言事

者責臣不能規諫人主開益聰明及自言有策可以弱
北虜使十年不為害又言有上皇帝書為有司所抑不
得上達仍於長書後卷却奏狀一封意欲令臣繳奏臣
竊詳王伯起所與臣書詞理極有可採但未知奏狀內
所言何事緣臣本不識其人又無處尋訪只據所與臣
書內言有策可使契丹十年不為害此一事是朝廷當
今急務其奏狀臣不敢滯留謹并元與臣書繳連上進
伏望聖慈特賜省覽或有可採乞下開封府尋訪本人

更加詢問謹具狀奏聞

論大理寺斷寃獄不當劄子同前

臣風聞大理寺近奏斷德州公案一道為一班行王守度謀殺妻事止斷杖六十私罪其守度所犯情理極惡本因踰濫欲誘一求食婦人為妻自持刃杖恐逼正妻阿馬令其誣以姦事髠截頭髮又自以一作將繩索付與阿馬守度持刀在旁逼令自縊其命垂盡只為未有棺器却且觧下其後又與繩索令自縊阿馬偶得生逃臣

略聞此大槩其他守度兇惡之狀備於案牘人不忍聞阿馬幽苦冤枉一作之冤如此而法吏止斷誣姦降以杖罪竊以刑在禁惡法本原情今阿馬之冤於情可憫守度所犯其惡難容若以法家斷罪舉重而論則守度誣姦不實之罪輕迫人以死之情重原其用意合從謀殺凡謀殺之罪其類甚多或有兩相爭恨理直之人因發忿心殺害理曲之人者死與未死須被謀殺之刑豈比守度曲在自身阿馬本無所爭備極陵辱迫以自裁一作戕

虐害之情深於謀殺遠矣臣嘗伏讀真宗皇帝賜諫臣之詔曰寃枉未申賞刑踰度者皆許論列今之寃婦臣職當言者也豈有聖主在上國法方行而令強暴之男而敢逼人以死臣恐守度不誅則自今强者陵弱踈者害親國法遂隳人倫敗矣其王守度一宗公案伏望聖慈特令中書細詳情理果如臣之所聞即乞行刑法以止姦凶取進止

論内臣馮承用與外任事劄子 同前

臣伏見内官馮承用近因過失為臣寮論奏（一作奏劾）陛下親發睿斷不私小人聽納群言逐去左右中外之士莫不相慶然初聞朝議將與外任至今多日未見指揮近日外面虛傳云却得教坊勾當留在京師竊以方今内外臣寮若有罪犯便須勘劾依法行遣今承用本因有過超轉官資只與外任尚為優幸若更遲留不遣則使今後伏事陛下左右者以為過惡無以戒勸承用從來倚仗勢衆人皆畏懼不敢明言自其罪却入内已來盡

跡漸一作甚多彰露内廷之事臣不細知外邊作過頗有實狀今若未行遠黜則言事臣寮不免再有論奏勾連獄訟生事轉多其馮承用伏乞早與一外任閑慢差遣便令出京可以戒勵後人外弭物論取進止

文忠集卷一百六

文忠集卷一百七

宋 歐陽修 撰

奏議第十一

河北轉運

論臺官上言按察使狀慶歷四年八月新除河北轉運按察使未行

右臣伏覩近降朝旨約束諸路按察使備載臺官所上之言意謂按察使等所奏之人多不實或因迎送文移之間有所闕失挾其私怒杜奏平人朝廷都不深思輕

信其說臣自聞降此約束日夕憂嗟竊思國家方此多事難了之時正是責人展効之際奬之猶恐不竭力疑之誰肯盡其心昨大選諸路按察之際兩府聚廳數日盡破常例不次用人中外翕然皆謂一時之極選凡一有被彼字選之者皆亦各負才業久無人知常患無所施為一旦忽蒙擢用各思宣力爭奮所長不惟欲報朝廷豈不更希進用豈可頓為欺罔便狥私情料其心必一作穿未至此苟或如臺官所說則是兩府聚廳數日選得不

公之人其或不至如斯何必更加約束竊以任人之術自古所難常能力主張猶或有沮者何況更（一作過）生疑異使其各自心闌如此用人安能集事況按察之任人所難能或大臣薦引之人或權勢僥倖之子彼按察使者下當怨怒上忤權勢而不敢避者只賴朝廷主張而已今按察者所奏則未能施（一作與）行沮毀者一言則便加輕信皆由朝廷未知官吏為州縣大患而按察可以利民委任之意不堅故毀謗之言易入也所可惜者自

差諸路按察今雖未有大効而老病昏昧之人望風知懼近日致仕者漸一作甚多州縣方欲澄清而朝廷自沮其事臣欲乞聖慈令兩府召臺官上言者至中書問其何路按察之一作何人因挾私怒茍有迹狀乞下所司辨明若實無人乃是妄說其近降劄子乞賜抽還不使四方見朝廷自沮按察之權而為貪贓老繆之吏所快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兩制以上罷舉轉運使副省府推判官等狀慶歷

五年誤寘于此

右臣近準御史臺牒為臣寮上言待制以上舉省府推判官轉運使副等事奉聖旨去年勑命更不行用令臣知委者臣竊詳臣寮上言悉涉虛妄蓋因近日陛下進退大臣改更庶事小人希合欺罔天聰臣試請辨之據上言者云若令兩制以上保舉則下長奔競之路方今上自朝廷下至州縣保舉之法多矣只如臺官亦是兩制以上舉以至大理詳斷審刑詳議刑部詳覆等官三

路知州知縣通判選人改京官學官入國學班行遷閤職武臣充將領選人入縣令下至天下茶鹽場務榷場及課利多處酒務凡要切差遣無大小盡用保舉之法皆不聞以犇競而廢之豈可獨於省府等官獨一作偏長犇競而可廢此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遂令端士並起馳騖且馳騖盡係一作自是小人豈名端士至如自来舉官之法多矣豈能盡絶小人干求況自頒新勑以来何人舊是端士頓然改節馳騖於何門而得舉乞賜推

究姓名若果無之則見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不因請託人莫肯言此又厚誣之甚也今内外臣寮無大小曾受人舉者十八九豈可盡因請託而得自兩府大臣而下至外處通判以上人人各曾舉官豈可盡因請託而舉若云其它舉官不請託只此勑舉官須請託即非臣所知也今兩制之中好人不少繁難（一作重）要害之地皆已委信任用（二字一作而任之）豈可不如外郡通判等不堪委任舉官況兩制之臣除此勑外亦更別許舉官豈

可舉他官則盡公惟此勑則頗（一作徒）狥私請此其欺妄可知也又云每嵗舉一百五十人致人多而爭差遣臣筭一人有三人舉主方敢望差遣一百五十人須一嵗内有四百五十員兩制為舉主今兩制不及五十人使人人嵗舉三人即纔各是一人舉主豈敢便爭差遣况有不曾舉人者或舉不及三人者乞賜檢會去年終兩制以上舉到人數便可知其恣情欺妄也近日改更政令甚多惟此一事尤易辨明故臣不避煩言而辨者伏

冀陛下因此深悟小人希合而欺妄也緣自去年陛下
用范仲淹富弼在兩府值累年盜賊頻起天下官吏多
不得力因此屢建舉官之議然亦不是自出意見皆先
檢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所以元降勑文首引國
書為言是也當時臣寮並不論議近因仲淹等出外與
朝廷經畫邊事讒嫉之人幸其不在左右百端攻擊只
此事朝廷不暇審察便與施行臣昨見富弼自至河北
緣山傍海經畫勤勞河北人皆云自来未有大臣如此

其經畫所得事亦不少歸至國門臨入而黜使河北官吏軍民見其盡忠而不知其罪狀小人貪務希合又不為朝廷惜事體凡事攻擊至今未已況朝廷用人屢有進退豈有一人纔出便不問是非盡改所行之事若大臣一度進退政令一度改更如此紛紜豈有定制伏望陛下重（一作審）察愛憎之私辨其虛實之說凡於政令更慎改張臣檢詳元降舉官勑意亦（一作本）是於國書檢用祖宗所行之法令上言者却云因諫官論列致差遣不

定而有更張事涉臣身不敢自辨然臣在諫署日言事無狀致今來臣寮指以為辭豈可尚冒寵榮不能自劾請從黜罰以免人言臣伏見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正之士進退之際各有恩意此所以能使忠臣義士忘身報國至死而不已也其今後臣寮希附上言攻擊前兩府所行之事乞賜辨明擇其實有不便者方與改更庶全大體則天下幸甚也臣伏覩去年八月二日元降勅命節文云比於國書擇一作撮諸治要見其官人之際尤

慎外臺之選又云然其進任必屬近臣又命告示賞罰之命皆三朝之攸行此是元議舉官因依乞賜詳酌臣無任激切祈天待罪之至

論劉三嘏事狀慶歷四年

臣伏見契丹宣徽使劉三嘏挈其愛妾兒女等七口向化南歸見在廣信軍聽候朝旨竊慮朝廷只依常式投来人等依例約回不納國家大患無如契丹自四五十年來智士謀臣晝思夜筭未能為朝廷出一奇策坐而

制之今天與吾時使其上下乖離而親貴臣忽来歸我此乃陛下威德所加祖宗社稷之福竊慮憂國之臣過有思慮以謂納之别恐引惹臣請略陳納之却之二端利害伏望聖慈裁擇其可往年山遇捨元昊而歸朝邊臣為國家存信拒而遣之元昊甘心山遇盡誅其族由是河西之人皆怒朝廷不納而痛山遇以忠而赤族吾既自絶西人歸化之路堅其事賊之心然本欲存信以懷元昊而終至叛逆幾困天下是拒而不納未足存信

而反與賊堅人心此已驗之効也其後朝廷悟其失計歸罪郭勸悔已難追矣此事不遠可為鑒戒伏望陛下思之此不可拒而可納一也三蝦是契丹貴臣秉節鉞兼宣徽可謂至親且貴矣一旦君臣離心走而歸我是彼國中大醜之事必須掩諱不欲人聞必不敢明言求之於我此其可納二也况彼来投又無追者相繼既絶蹤跡别無明驗雖欲索之於我難以為辭此其可納三也三蝦既彼之貴臣彼國之事無不與知今既南来則

彼之動靜虛實我盡知之可使契丹日夕懼我攻取之不暇安敢求索於我自起兵端若使契丹疑三㟭果在中國則三四十年之間卒無南向之患此又納之大利其可納四也彼既窮来歸我若拒而遣之使其受山遇之禍則幽燕之間四五十年来心欲南向之人盡絶其歸路而堅其事狄之心思為三㟭報仇於中國又終不能固契丹之信此為誤計其失尤多且三㟭在中國則契丹必盡疑幽燕之人是其半國離心常恐向背凡契

丹南寇常藉幽燕使其盡疑幽燕之人則可無南寇之患此又可納大利五也古語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不可失之幾也其劉三蝦伏望速降密旨與富弼令就近安存津遣赴闕惟乙决於睿斷不惑群言取進止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一作上皇帝辨杜韓范富書慶歷五年

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群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作冒一作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一作慈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

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一作而罷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一作臣職雖在外事不盡一作審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一作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有指以為朋一作惟指以為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一有者字則難難字一作不可以他事動搖

惟有專權是上一作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一有臣者字請試辨辨字一作詳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衍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

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四字一作公正）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一作無）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

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譏為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一無此字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以一作来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二字一作夫權得名位則可行故好一作行權之臣必貪一有名字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陜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一有至如二字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皆再至愈堅十五字一作未嘗不懇讓懇讓之者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此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一有但字見

其避讓大繁不見其好一作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别有所為陛下見其皆未作一作行事六字一作欲其作事乃特一無此字開天章召而賜坐受一作人授以紙筆使其條事一作列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二字一作其條列大事而施行二字一作行之弼等遲回又近二字一作近及一月方敢略條數事然一無此字仲淹深一作老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一作凡事難遽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

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効弼性雖銳然亦（一無此字）不敢自出意見但多（一無此字）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恠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遇事至委任十八字一作遇事而近更無推避弼等蒙陛下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一作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一作）

國朝常（一作累）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

辭侮慢至有貴國（二字一作責）祖宗之言陛下憤耻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一作意）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國家之前耻（八字一作力思雪耻）沿（一作緣）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一作親）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

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一作于)內四夷相賀於(一作于)外此臣所(一有以字)為陛下惜之(一無此字)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一無此字)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任(一作信)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方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閒處伏望陛下(一無此二字)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歳召入諫院十

月之内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一作常）思君（一作榮）寵至
深未知報効之所令群邪争進讒巧（一有而守）正士繼去朝
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一作時）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
瞽惟陛下擇之臣無任祈天待罪懇激屏營之至臣修
昧死再拜

右正文乃今盱台守施宿所藏當時真本也一作疑
是後来公所改定如以水落為洛之類及其餘文意
皆不若一作為長至如貴國二字注一作責蓋用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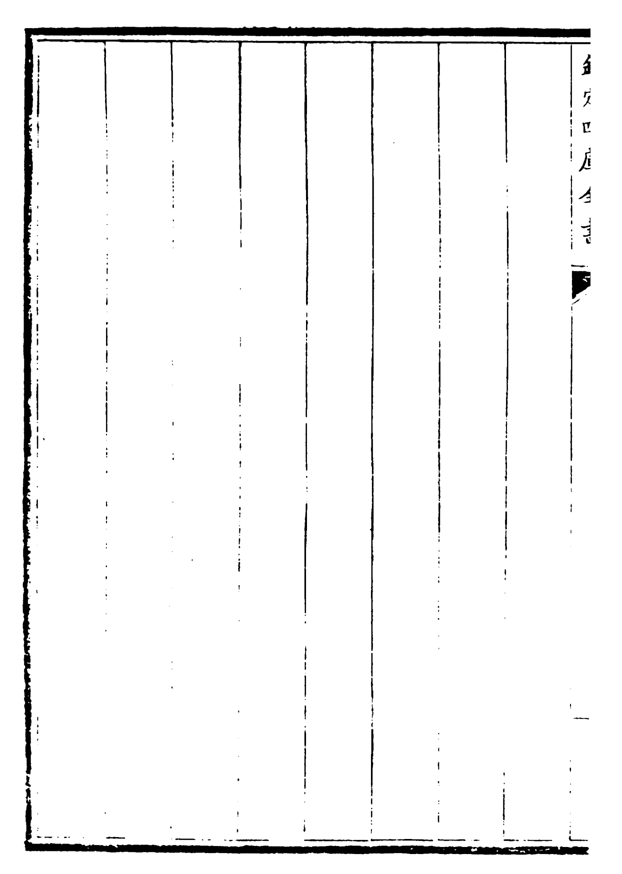
本及李燾長編今真蹟元用貴國按慶歷二年契丹求關南書云貴國祖先肇創基業尋與敝境繼為善鄰暨乎太宗紹登寶位於有征之地才定并汾以無名之師直抵燕薊仁宗命王拱辰草荅書云太宗皇帝親駕并郊匪圖燕壤當時貴國亟發援兵既交石嶺之鋒遂舉薊門之役則是貴國二字彼此用之公此奏後改為責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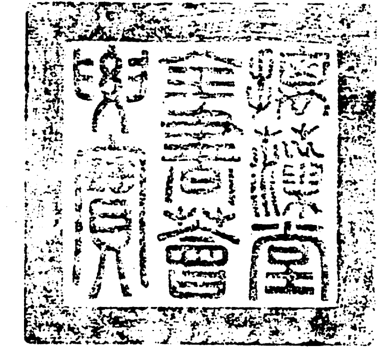
文忠集卷一百七

謹案卷一百五第十二頁前二行而王礪誣其與豪民有情刋本誣訛誤據别本改

卷一百七第九頁後六行可以辨也别本作可見其不為朋黨也

第十一頁後五行而猶遲緩自疑刋本疑訛遇據别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謝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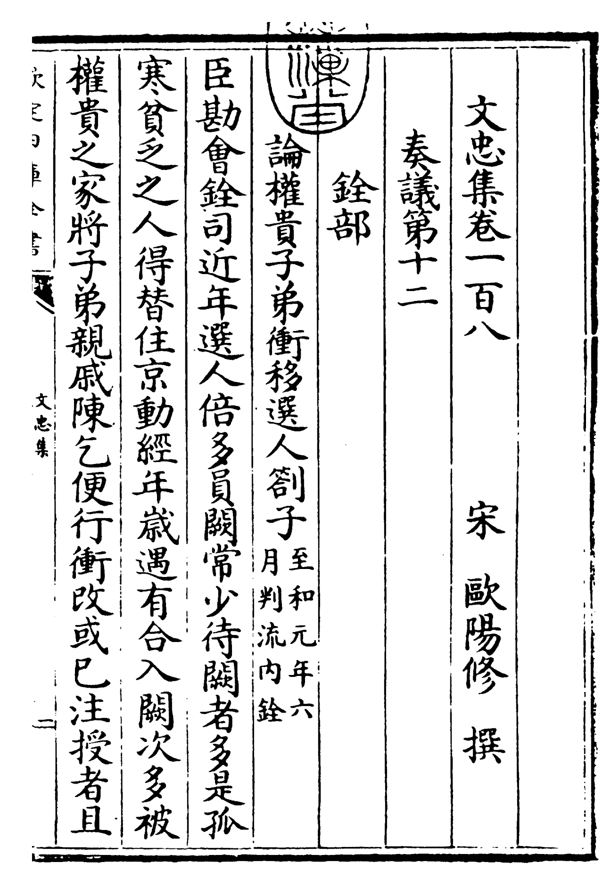
謄録貢生臣張誠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八至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一百八　　宋　歐陽修　撰

奏議第十二

銓部

論權貴子弟衝移選人劄子至和元年六月判流内銓

臣勘會銓司近年選人倍多員闕常少待闕者多是孤寒貧乏之人得替住京動經年歲遇有合入闕次多被權貴之家將子弟親戚陳乞便行衝改或已注授者且

一無者字且字一作却令待闕或纔到任者即被對移只就權貴勾當家私不問孤寒便與不便兼臣所見臣寮陳乞多非急切事故或云近便鄉里或云看覷墳塋僥倖希求妄託名目孤寒阻滯徒益怨嗟臣欲乞今後臣寮須有急切事故如委任邊寄不許般家及致仕分司丁憂病患之類方許陳乞子弟差遣其一有餘字雖無事故自將恩澤陳乞者許銓司勘會如已注人者更不改注已到任者更不衝移並令別具陳乞仍不許連併陳乞兩任如

允臣所請乞下銓司遵守施行今取進止依奏并下三班審官並依此

翰苑

論臣寮奏帶指使差遣劄子至和元年九月兼三班院

臣等勘會本班見管使臣至八千餘員其入仕之源既已冗濫及差遣之際又多有因緣附權貴者僥倖多門致孤寒者怨嗟不已伏見近年文武臣寮出外任者多帶指使隨行不乆便奏乞監押巡檢差遣仍多指定去

處陳乞亦有元只是諸司職掌人奏帶隨行後来改轉班行並不曽歴短使監當差遣便入監押廵檢親民亦無合入遠近路分取便指射有職田處朝廷以重違臣寮奏請更不勘會差遣資序路分遠近台與不合入得便行差除相繼成例近日漸多合行釐革臣今欲乞今後臣寮奏帶隨行指使之人及三年已上並只與理為一任候歸班依例差遣外更不得陳乞差遣所貴止絶僥倖今取進止

論史館日歷狀

嘉祐四年誤寘于此

右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為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没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

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一作記録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一作文字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一作排以月日一作日月謂之日歷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閲史今撰述既成必録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可得一作取書也加以日歷時政

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録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一有於字廢墜矣一無此字臣竊聞一作見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

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彦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龎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一作分明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為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

見未詳者直牒諸處㑹問及臣寮公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録為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為日歷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一作記録事迹内有不勤其事曠一作情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歷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遲滯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

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畫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歷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請駕不幸温成廟劄子至和二年

臣伏見今月八日聖旨踈決禁囚特行減降及軍士各有特支陛下聖慈本以興國寺奉安真宗皇帝御容有此恩旨而中外之議紛然不一皆云正月八日是温成

皇后周年故有此特支踈決又見聖駕朝謁萬壽宫又云温成畫像在彼所以聖駕親臨盖為自去年追册温成皇后之後朝廷每於典禮過及優崇遂致議者動皆疑惑今又聞來日聖駕幸奉先寺酌獻宣祖皇帝外議喧然又云温成皇后祠廟在彼伏以陛下聖德仁孝本為祖宗神御以時酌獻不可使中外議者言陛下意在追念後宫寵愛託名以謁祖宗虧損聖德其事不細臣欲乞明日幸奉先寺酌獻畢更不臨幸温成祠廟以觧

中外之疑以止議者之說臣職忝侍從無所裨補聞外人議論不敢不言不惟臣有愛君之心合具陳述陛下舉動為萬世法亦不可不慎取進止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至和二年

月日具官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書於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闕下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為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為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

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一有多字）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后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為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已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

力以拒忠臣夫為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為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為明主萬世仰為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

改過不恡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為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為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為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寛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網紀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

朝其亦何為而致此（一作皆）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

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很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摇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

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為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絶之執中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

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耻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

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别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臣昧死再拜

論修河第一狀同前

右臣竊見朝廷近因臣寮建議欲塞商胡開横壠回大河於故道已下三司候今秋興役見令京東計度物料次臣伏以國家興大役動大衆必先順天時量人力謀

於其始而審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能無悔伏見比年以來興役動（一作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一作初）既已倉惶群議一搖尋復悔罷臣不敢遠引他事上煩聖聰只如往年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修塞科配一千八百萬梢芟搔動六路一百有餘州（一有軍字）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遽已罷修虛費民財為國斂怨舉事輕脫為害

若斯雖既往之失難追而可鑒之蹤未遠今者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臣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以及今春半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静振卹之猶恐饑民起而為盜何况於此兩路聚大衆興大役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来人稍

一作尚消歸俟然死亡之餘所存無一作者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一作乞今又遭此旱歲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已及莫春粟未布種不惟目下乏食兼亦向去無望而欲於此兩路興三十萬人之役若別路差夫則遠處難為赴役就河便近則此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臣伏見往年河決滑州曾議修塞當時公私事力未如今日貧虛然猶收聚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況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

之洪流此自是一大役也鑿橫壠開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橫壠至海一千餘里埽岸久已廢壞頓須修緝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併三大役倉卒興為一無為字於災旱一作於旱歲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一作審察天時人力之難為何況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哉臣聞鯀障一作湮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趨一作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跡

決就下而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其流但能因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斡以人力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横壠凐塞已二十年商胡決流一作流決又亦數歲故道已塞一作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昨聞朝廷曾遣故樞密直學士張奎計度功料極大近者再行檢計減得功料全少功料少則所開淺狹淺狹則水勢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見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

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静動而有聲巨嵎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僅乎十年天地警戒必不虚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宜加意防懼今乃欲於凶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地動山摇災禍自此而始一作自兹而發也方今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拆一作毁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欲望聖慈特降德音速罷其事當此凶一作荒歲務安人心徐詔有司審詳利害縱令河

道可復乞候一作侯豐年餘力漸次興為臣實庸愚本無遠見得於外論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

論雕印文字劄子至和二年

臣伏見朝廷累有指揮禁止雕印文字非不嚴切而近日雕板尤多蓋為不曾條約書鋪販賣之人臣竊見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為宋文者多是當今論議時政之言其首篇是富弼往年讓官表其間陳契丹事宜甚多詳其語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不知事體竊

恐流布漸廣傳入虜中大於朝廷不便及更有其餘文字非後學所須或不足為人師法者並在編集有誤學徒臣今欲乞明降指揮下開封府訪求板本焚毀及止絕書鋪今後如有不經官司詳定妄行雕印文集並不得貨賣許書鋪及諸色人陳告支與賞錢貳伯貫文以犯事人家財充其雕板及貨賣之人並行嚴斷所貴可以止絕者今取進止

文忠集卷一百八

文忠集卷一百九

宋 歐陽修 撰

奏議第十三

翰苑

論使臣差遣劄子至和二年兼判三班院

臣勘會本班見管使臣八千一百一十二員自古濫官未有如此之多也臣遂將簿籍根磨增添數目只自皇祐二年終至今實四年半之内自借職以上增添二千

八十五員於中近日增添併多只自皇祐五年終至今年六月一年半之内增四百九員殿侍猶不在數盖由曲恩濫賞臨時無節以日計月所積遂多率計一歲常增四百五十員若不塞其濫源則更三五年後不勝其獘矣於今裁損已為大晚若更增添則四海之廣不能容濫官天下物力不能給俸禄矣臣今略舉入仕僥倖者二事乞先賜指揮釐革其餘見在者既不可減損惟其入仕之源欲乞令當政大臣早賜擘畫所貴不為將

來之患所有臣擘畫二事今具畫一如後

一自來諸皇親宅前勾當人除郡王宫殿侍年深有例送三班院差使外其餘宫院殿侍及客司書表宅案等别無恩例只自慶歷八年刱立年限上自郡王下至觀察使以下應縁皇親宅前殿侍客司書表宅案等並只勾當五年便送三班差使等第年限轉充借奉職此入仕之源最為僥倖者臣今欲乞應郡王已下宅前殿侍客司書表宅案勾當

及五年者更不送三班只令在宅依舊勾當所有合轉殿侍至借職年限並依慶歷八年密院劄子指揮如此則皇親勾當人不妨恩澤只是免得諸宮院送納三班後續補人數兼諸宮院若得依舊勾當並是諳熟委使之人又三班減得人數甚為利便

一百司人吏舊来出職皆有職名年限近年多倿轉及職名及年限未満多乞情願就近下恩澤或侥

求因人奏帶及抽差勾當叙勞酬獎及合作選人者情願就班行之類臣今乞一切止絶

右臣所起請只是因逑濫官略陳此二事如允臣所請乞下三班院與勾當臣寮同共鋪陳條貫立定新制奏乞朝廷降下施行取進止

論罷修奉先寺等狀至和二年

右臣近曽上言為京師土木興作處多乞行減罷尋準勅差臣與三司同共相度減定續具奏聞次今又聞聖

旨下三司重修慶基殿及奉先寺屋宇臣伏見近年政令乖錯紀綱隳頽上下因循未能整緝惟務崇修祠廟廣興土木百役俱作無一日暫停方今民力困貧國用窘急小人不識大計不思愛君但欲廣耗國財務為己利恣侵欺於官物圖酬奬之功勞託名祖宗張大事體況諸處神御殿當葢造之初務極崇奉棟宇堅壯莫不精嚴雖數百年未必損動近年以来不住修換昨開先殿只因兩柱損遂換一十三柱前後差官檢計朝廷並

不取信只憑最後之言遂至廣張物一作功料蓋緣廣張得物料即多圖酬獎恩澤一作廣得功料大即圖酬獎恩澤多竊以崇奉祖宗禮貴清淨今乃頻有遷徙輕黷威靈要其所歸止為小人圖利臣見自古人君好興土木者自春秋史記歷代以来並皆書為過失以示萬世今小人圖一旦之利黷祖宗之威靈置一作致人主於有過之地誰忍為之臣實痛惜臣因準勑減定於三司略見大槩開先殿初因兩條柱損今所用材植物料共一萬七千五百有零

睦親宅神御殿所用物料又八十四萬七千又有醴泉福勝等處物料不可悉數此外軍營庫務合行修造者又有百餘處使厚地不生他物惟産木材亦不能供此廣費自古王者尊祖事神各有典禮不必廣興土木然後為能臣竊見累年天災自玉清昭應洞真上清鴻慶壽寧祥源會靈七宫開寳興國兩寺塔殿並皆焚燒蕩盡是以見天意厭土木之華侈為陛下惜國力民財謹戒丁寧前後非一陛下與其廣興土木以事神不若畏

懼天戒而修省其已興作者既不可及（及字一作止外）其未修者宜速寢停況睦親神御殿於禮不宜作其事甚明别無禮典講求乞更不下太常便行寢罷其慶基殿如的有損漏只令三司差官整補不得理為勞績其奉先寺乞勅寺家自修今垂拱殿是陛下當坐之處近聞為無（一作未有）梁木且止未修諸皇親自火燒居宅後至今寄寓他所陛下尊為天子無梁木修一殿富有四海而皇族無屋可居盖為將良材美木俯徇小人並於不急處枉

費遂致合行修造處却至乏材伏願陛下進思累次大火常發於土木最盛處凡國家極力興修者火必盡焚（一作必盡焚除）且天厭土木而焚之又欲興崇土木以奉之此所以福應未臻而災譴屢降也伏乞上思天戒下察人言人言雖狂而實忠天戒甚明而不遠伏惟陛下聖德恭儉不樂遊畋凡所興修皆非嗜好但以難違小人一時之請自取青史萬世之譏實為陛下惜之伏望聖慈（一作聰）廣賜裁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修河第二狀 至和二年

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議修河事未有一定之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一作源）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何以言之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攻而自

破矣且開六塔既云減得大河水勢然今恩冀之患何緣尚告危急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壠故道見今六塔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為濵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臣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一作之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决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遠引

書史廣述河源只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一作流乎淤澱乃於滑州天臺埽決尋而修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於滑州南鐵狗廟決今所謂龍門埽者也其後數年又議修塞水令復故道已而又於王楚埽決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横壠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及横壠既決水流

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歷三四年橫壠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是時臣為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後遊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又於上流商胡口（一作復）決然則京東橫壠兩河故道（一無二字）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臣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功料止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耳

其東比銅城已上則似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髙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一作決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頻淤横壠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為則河北水患何為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一有所字不能必則一作則必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為之猶勝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臣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用一千八百萬梢芟科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塞

者乃往年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參等減得全少猶用三十萬人然一有而字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赤之方倍為六尺且濶厚三尺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為勞苦若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筭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浩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而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

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暫復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壠之比重以困國勞人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一有者字）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水之實今下流所散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澁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一有則字）智者之不為也今若因水所在（一作注）增治

堤防踈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北一作歷數州之地誠為患矣堤防歲用之夫誠為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為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擇也大抵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今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澁則終虞上決為患無涯臣非知

水者但以今事目可驗者而較之耳言狂計愚不足以備聖君博訪之求此大事也伏乞下臣之議廣謀於衆而裁擇之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修河第三狀 一作論六塔河至和三年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横壠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為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令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

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為言利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偽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一作雖大而其害未至一作止夫以利口小人為大臣所

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愚冀為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為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患一作無之河直欲使河不為患若得河不為患雖竭人力猶當為之況聞仲昌利口詭辨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為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

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為患一作害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一作貴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為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況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為也今言修

六塔者竒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為害愈大言順水治堤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為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竒策而僥倖於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為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略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為患今順已決之流治堤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

而為害無涯自河決橫壠以來大名金堤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堤益大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堤防是以今河水勢（一無勢字）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於（一作為）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堤修埽功料浩大勞人費物困弊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

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北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正流為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堤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為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濵棣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產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弊河流注溢

久又淤高流行梗一作艱澁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為害而無涯者也今為國誤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諭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横壠故道本以高淤難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横流而散溢自澶至海二千餘里堤埽不可卒修修之雖成又一作必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為惟治堤順水為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

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
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為是下情如此誰為上通
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黙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
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
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度隄防併力修
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為大患且河水天災非人力可
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
為小人僥㒟恩賞之資也況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

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論狄青劄子 至和三年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壅聽（一作不）姦宄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一作獨能）言之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為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獨（一作獨其）人主之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

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惟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貴賤相與語於親戚朋友下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於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陛下也其故何哉蓋其事伏而未發言者難於指陳也臣竊一作伏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號為武勇自用兵陜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效自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為不便今三四年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蓋由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

樂其同類見其進用自言我輩之内出得此人既以為榮遂相悅慕加又青之事藝實過於人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心共服其材能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略招討常用文臣或不知軍情或不閑訓練自青為將領既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所為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慣見如此等事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以恩信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徧及於人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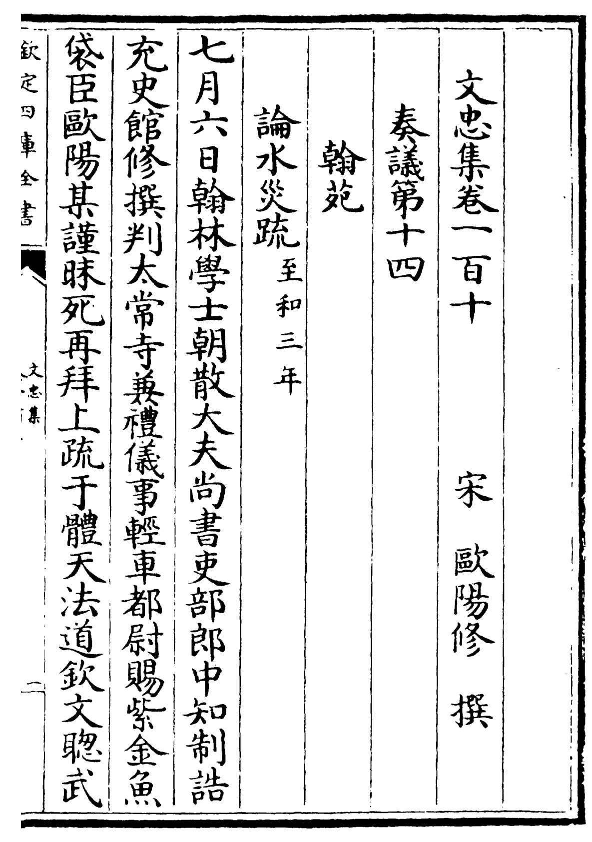
小人易為扇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共稱說且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唯於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為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勢使之然也臣謂青不得已而為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為人所禍者矣為青計者宜自（一作自宜）退避事權以止浮議而青本武人不知進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讖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為常談矣而惟陛下猶未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

卒之際為軍士所廹爾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為患者多矣泚雖自取族滅然為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其本心所為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萌爾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者惟願陛下早聞而省察之耳如臣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為浮議所喧勢不能容爾若如外人衆論則謂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為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

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思遠慮戒前世（一作後）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密訪大臣早決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既去流議漸消（一作息）則其誠節可明可以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聞外議喧沸而事繫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取進止（月餘青罷樞密知陳）

州

文忠集卷一百九



文忠集卷一百十

宋 歐陽修 撰

奏議第十四

翰苑

論水災疏 至和三年

七月六日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疏于體天法道欽文聰武

聖神孝德皇帝陛下臣伏覩近降詔書以雨水為災許中外臣寮上封言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修省之意也竊以雨水為患自古有之然未有水入國門大臣犇走淯浸社稷破壞都城者此蓋天地之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浩如陂湖衢溺犇逃號呼晝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其幸而免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縛栰露居上雨下水纍纍老幼狼籍于天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冢亦被浸注棺槨浮出骸骨漂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憫

生者既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閉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或云河口決千百步闊或云水頭高三四丈餘道路隔絶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水皆出為災遠方近畿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警一作驚懼莫大之變隱惻至仁之心廣為諮詢冀以消復竊以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既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小小有為可以

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副一作嗣下同所以承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嗣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寮多以此事為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决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為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三二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長羅列於朝者亦衆然

為其君父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皆在至今則儲宮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爾且禮曰一人元良萬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祖宗之重亦所以絶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嗣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論則是常無儲嗣則人主安有儲嗣則人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之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儲嗣既以承宗廟之重又以為國家美慶之事故

每立太子則不敢專享其美必大赦天下凡為人父後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初即位之明年羣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讓而後從之當時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夷狄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群臣莫敢正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羣臣欲以汝為太子我將歸老於河東由是臣下更

不敢言然而（一有漢字）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是則何害其為明主也後唐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舉兵窺覬陷于大禍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況聞臣寮所請但欲擇宗室為皇子爾未即以為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洞鑒今古必謂此事國家大計當重慎而不可輕發所以遲之耳非惡人言而不欲為也然朝廷大議中外已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春首以來陛下服藥於內（一無二字）大臣早夜不敢歸家飲食

醫藥（一無十字）侍於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羣臣士庶婦女嬰孩晝夜禱祈填咽道路發於至誠不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蒙陛下之德厚愛陛下之意深故為陛下之慮遠也今之所請天下臣民所以為愛君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外之臣既喜陛下聖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宮中朝夕問安侍膳於左右然後文武羣臣奉表章為陛下賀辭人墨客稱述本支之盛為陛下歌之頌之豈不美哉伏願

一作望

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為子未用立為儲副也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始初議者已為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奇材但於今世将率中稍可稱耳雖其心不為惡不幸為軍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為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務任

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為國家消未萌之患蓋縁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以此事為言者惟陛下未知之爾臣之前奏乞留中而出自聖斷若陛下猶以臣言為疑乞出臣前奏使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所謂五行災異之學臣雖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為災陛下嚴奉祭祀可謂至矣惟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殆此之警戒乎至於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臣亦

陰也此推類而易見者天之譴告苟不虛發惟陛下深
思而早决庶幾可以消弭災患而轉為福應也臣伏覩
一作讀
詔書曰悉心以陳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
時政之失必有羣臣應詔為陛下言者臣言狂計愚惟
陛下裁擇臣昧死再拜

再論水災狀 同前

右臣伏覩近降手詔以水災為變上軫聖憂既一人形
罪己之言宜百辟無遑安之意而應詔言事者猶少亦

未聞有所施行豈言者不足採歟將遂無人言也豈有言不能用歟然則上有詺而下不言下有言而上不用皆空言也臣聞語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臣近有實封應詔竊謂水入國門大臣犇走湌浸社稷破壞都城此天地之大變也恐非小有所為可以消弭因為陛下陳一二大計而言狂計愚不足以感動聽覽臣日夜思維方今之弊紀綱之壞非一日政事之失非一端水災至大天譴至深亦非一事之所致災譴如

此而禍患所應於後者又非一言而可測是則已往而當救之弊甚衆將來而可憂之患無涯亦非獨責二三大臣所能取濟況自古天下之治必與衆賢共之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書載尭舜之朝一時同列者夔龍稷契之徒二十餘人此特其大者爾其百工在位莫不皆賢也今欲救大弊弭大患如臣前所陳一二大計既未果為而又不思衆賢以濟庶務則天變何以塞人事何以修故臣復敢進用賢之說也臣材識愚暗不能

知人然衆人所知者臣亦知之伏見龍圖閣直學士知池州包拯清節美行著自貧賤讜言正論聞於朝廷自列侍從良多補益方今天災人事非賢罔乂之時拯以小故棄之遐遠此議者之所惜也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知襄州張瓌靜默端直外柔内剛學問通達似不能言者至其見義必為可謂仁者之勇此朝廷之臣非州郡之才也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吕公著故相夷簡之子清静寡欲生長富貴而淡於榮利識慮深遠文學優

長皆可過人而喜自晦默此左右顧問之臣也太常博士羣牧判官王安石學問文章知名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論議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凡此四臣者難得之士也拯以小過棄之其三人者進退與衆人無異此皆為世所知者猶如此臣故知天下之廣賢材淪没於無聞者不少也此四臣者名迹已著伏乞更廣詢採亟加進擢置之左右必有裨補凡臣所言者乃願陛下聽其言用其才以濟時艱爾非為其人私

計也若量霑恩澤稍陞差遣之類適足以為其人累耳亦非臣薦賢報國之本心也臣伏見近年變異非止水災譴告丁寧無所不有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恠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斯言極矣伏惟陛下切詔大臣深圖治亂廣引賢俊與共謀議未有衆賢並進而天下不治者此亦救災弭患一端之大者臣又竊見京東京西皆有大水並當存卹而獨河北遣使安撫兩路

遂不差人或云就委轉運使此則但虛為行遣爾兩路運司只見河北遣使便認朝廷之意有所重輕以謂不遣使路分非朝廷憂恤之急者兼又放税賑救皆耗運司錢（一作用）物於彼不便兼又運使未必皆得人其才未必能救災卹患又其一司自有常行職事亦豈能專意撫綏故臣以為虛作行遣爾伏乞各差一使於此兩路安撫雖未能大段有物賑濟至於興利除害臨時措置更易官吏詢求疾苦事既專一必有所得與就委運司

其利百倍也又聞兩浙大旱赤地千里國家運米仰在東南今年災傷若不賑濟則来年不惟民饑國家之物亦自闕供此不可不留心也竊聞三司今歲京師糧米已有二年備準外猶有三百五十萬餘未漕之物今年東南既旱則來年少納上供此未漕之米誠不可不惜然少輟以濟急時亦未有所闕欲下三司勘會若實如臣所聞則乞量輟五七十萬石物與兩浙一路令及時賑救一十三州只作借貸他時米熟不妨還官然所利

甚溥也此非弭災之術亦救災之一端也臣愚狂妄伏
望聖慈特賜裁擇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論水入太社劄子 同前

臣所領太常寺累得郊社勾當人狀申為雨水渰浸太
社太稷壇四面及屋宇墻壁摧塌乞行修整尋一無尋字曾
具狀申奏及累牒三司至今未見有人興功整緝但聞
行路之人咨嗟傳說言國家社稷之壇損壞如此臣遂
躬親往詣太社及齋宮裏外覷當見二壇浸在水中四

神門及闕庭齋宮屋宇並各倒側摧圮并自來所植樹木亦有僵仆與瓦石土木縱横狼籍於水中四面並無墻垣行路之人往來皆見竊以宗廟社稷禮貴尊嚴今四面並無遮映使巷陌人馬往來褻瀆如此而又積水園浸瓦木土石狼籍其中臣初到彼旁側居民見臣來觀當亦有對臣咨嗟者又見有數人兵士在彼戽水問得只有二十三人仍是今日纔方差到既無家事戽水又無官員監督社稷之重豈宜如此竊以水入社稷咎

罰豈輕陛下仁聖寛慈未有過失天之譴告必有所因伏乞特諭執政之臣退省已失之事各思警懼速務修完仍較量事體輕重後先以社稷為國家大事不與軍營倉卒一例行遣乞專差大臣一員充修太社太稷使并差斡事諸司使及使臣一兩員監役及差兵匠併力先且決洩庳出積水築起四面垣墻不使路人車馬往来褻瀆然後整緝諸屋舍等以稱陛下尊嚴社稷上畏天戒之意臣以職事不敢不言取進止

差知禮院王起
三司判官王繹

監修
提舉

乞添上殿班劄子 嘉祐元年十月

臣伏見陛下自今春服藥已來羣臣無得進見今聖體康裕日御前後殿視朝決事中外臣庶無不感悅然侍從臺諫省府臣寮皆未曾一作能得上殿奏事今雖邊鄙寧静時歲豐稔民無疾癘盜賊不作天下庶務粗循常規皆不足上煩聖慮陛下可以游心清閒頤養聖體然侍從臺諫省府臣寮皆是陛下朝夕左右論思獻納委

任之臣豈可曠隔時月不得進見於前不惟亦有天下大務理當論述者至於臣子之於君父動經年（一作歲半）不得進對豈能自安（一有臣字）今欲望聖慈每遇前後殿坐日中書樞密院退後如審官三班銓司不引人則許臣寮一班上殿假以頃刻進瞻天威不勝臣子區區之願也如允臣所請乞下閤門施行仍約束上殿臣寮不得將干求恩澤訴理功過及細碎閑慢等事上煩聖聰或乞約定上殿時刻所貴不煩久坐伏候勅旨（其後上殿添一班）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一作論其人交結官官狀嘉祐元年十一月）

臣伏見（一作覩）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為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縉紳公議（一作論）漸以沸騰盖緣（一作由）昌朝禀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一作緣飾）姦言好（一作善）為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為其用前在相位（一作政事）累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恐畏（一作畏恐）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慎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察（一作納）之

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人一作臣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一作小人譽之君子非之則其人可知其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於朝危言讜一作正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為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一無四字皆以昌朝為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一無四字皆以昌朝為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為人可

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一作與臣謀而用之乎與左右近習之臣一作宮左右之人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豎構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勢在一作自處嫌疑必難啓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為非矣其稱譽昌朝一作其所稱信以為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昌朝為天下而用之乎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思一作

料陛下必不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讒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㫤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為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說無不稱㫤朝之善者（一有使字）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于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一有議字）也盖稱薦有漸久已熟于聖聰（三字一作於聽）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一作於人）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來（一無二字）大臣體輕連為言事者彈擊

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為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結交中貴因内降以起獄一有訟字以此規圖進用竊一作令闇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命字一作差除是以中外疑懼物論喧一作沸騰也今昌朝未來議論一作外議已如此則使其在位一作若使居其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若不爾則昌朝得遂一作遂得其志傾害善人壞亂朝政一作事體必為國家生事臣愚欲望聖慈一作臣願聖聰抑左右陰薦之言採縉紳公正一作議之論一作說早一作速

罷昌朝還其舊鎮一作任則天下幸甚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廷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補取進止

舉留胡瑗管勾太學狀同前

右臣伏見新除國子監直講胡瑗充天章閣侍講有以見聖恩奬崇儒學褒勸經術之臣也然臣等竊見國家自置太學十數年間生徒日盛常至三四百人自瑗管勾太學以来諸生服其德行遵守規矩日聞講誦進德

修業昨來國學開封府并鏁廳進士得解人中四字一作内三百餘人是瑗一作皆是胡瑗所教然則學業有成非止生徒之幸庠序之盛亦自一無自字是朝廷一有之字美事今瑗既升講筵遂去太學竊恐生徒無依漸以分散竊以學校之制自昔難興惟唐太宗時生員最多史冊書之以為盛美其後庠序廢壞至於今日始復興起若一旦分散誠為可惜也一作誠可惜矣臣等欲望聖慈特令胡瑗同勾當國子監或專一作兼管勾太學所貴生徒不至分散伏候勑

旨

薦布衣蘇洵狀 嘉祐五年

右臣猥以庸虛叨塵侍從無所裨補常愧心顔竊慕古人薦賢推善之意以謂為時得士亦報國之一端往時自國家下詔書戒時文諷勵學者以近古蓋自天聖迄今二十餘年通經學古履忠守道之士所得不可勝數而四海之廣不能無山巖草野之遺其自重者既伏而不出故朝廷亦莫得而聞此乃如臣等輩所宜求而上

達也伏見眉州布衣蘇洵履行淳一作純固性識明達亦甞一舉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學其論議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為空言而期於有用其所撰權書衡論機策二十篇辭辨閎偉博於古而宜於今實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為鄉閭所稱而守道安貧不營仕進苟無薦引則遂棄於聖時其所撰書二十篇臣謹隨狀上進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賜甄録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舉梅堯臣充直講狀 嘉祐元年

右臣等忝列通班無裨聖治知士不薦咎在蔽賢伏見太常博士梅堯臣性純一作淳行方樂道守節辭學優贍經術通明長於歌詩得風雅之正雖知名當時而不能自達竊見國學直講見闕二員堯臣年資皆應選格欲望依孫復例以補直講之員必能論述經言教導學者使與國子諸生歌詠聖化于庠序以副朝廷育材之美如後不如舉狀臣等並甘同罪

舉布衣陳烈充學官劄子 嘉祐元年

臣伏見國家崇建學校近年以来太學生徒常至三四百人此朝廷盛美之事數百年來未嘗有也然而教導之方必慎其選其進德修業必有篤行君子可以不言而化者使居其間以為學者師法庶幾内修其實不止聚徒之多為虛名之美也伏見福州處士陳烈清節茂行著自少時晚而益勤久而愈信非惟一方學者之所師蓋天下之士皆推尊其道德謂宜以禮致之朝廷必

有裨補近聞命以官秩使教學於鄉里其禮甚薄未足以稱勵賢旌德之舉臣今乞以愽士之職召致太學雖未能盡其材亦足以副天下學者之所欲而成一作為朝廷崇賢勸學之實取進止

再乞召陳烈劄子 嘉祐二年

臣嘗奏舉福州處士陳烈有道德可為愽士處之太學竊聞朝廷命以官秩俾之講說而烈辭讓不起臣亦嘗知烈之為人其學行髙古然非矯激之士一有也字其所藴

蓄亦欲有所施為況聖恩優異褒責所及足以勸天下之為善者在烈不宜辭避然其進退之際亦有所難蓋朝廷前命以本州教授彼方辭讓而遽有國學之名義不得不辭然自古國家樂賢好士未始不如此在下者逡巡而避讓在上者勤勤而不已以勵難進之節而天下靡然識上有好賢不倦之心上下相成以勸風俗臣謂朝廷宜再加優命致烈必来則於其其於一作進退之際已足以勉勵媮薄臣今欲乞未命以官但且名至京師

彼必無名辭避俟其既至徐可推恩况今胡瑗疾病方乞致仕學校之職不可闕人能繼瑗者非烈不可欲乞早賜指揮取進止

薦王安石吕公著劄子至和中

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狂直之士犯顔色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往往亟加擢用此自古明君賢主一作聖主之所難也然而用言既難獻言者亦不為易論小事者既可鄙而不足為陳大計者又似迂

而無速效欲微諷則未能感動將直陳則先忤貴權而旁有羣言奪於衆力所陳多未施設其人遽已改遷致陛下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效頗疑言事之職但為速進之階葢縁臺諫之官資望已峻少加進擢便履清華而臣下有厭人言者因此亦得進説直云此輩務要官職所以多言使後来者其言益輕而人主無由取信辜陛下納諫之意違陛下賞諫之心臣以謂欲救其失惟宜擇沉默端正守節難進之臣置之諫署則既無

干進之疑厥或其言可信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
學為衆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呂公著
是夷簡之子器識深遠沉静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
不移其守安石久更吏事兼有時才曾召試館職固辭
不就公著性樂閒退淡於世事然所謂夫人不言言必
有中者也往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臺諫官四員
已而中廢復止兩員今諫官尚有虛位伏乞用此兩人
補足四員之數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裨益陛下之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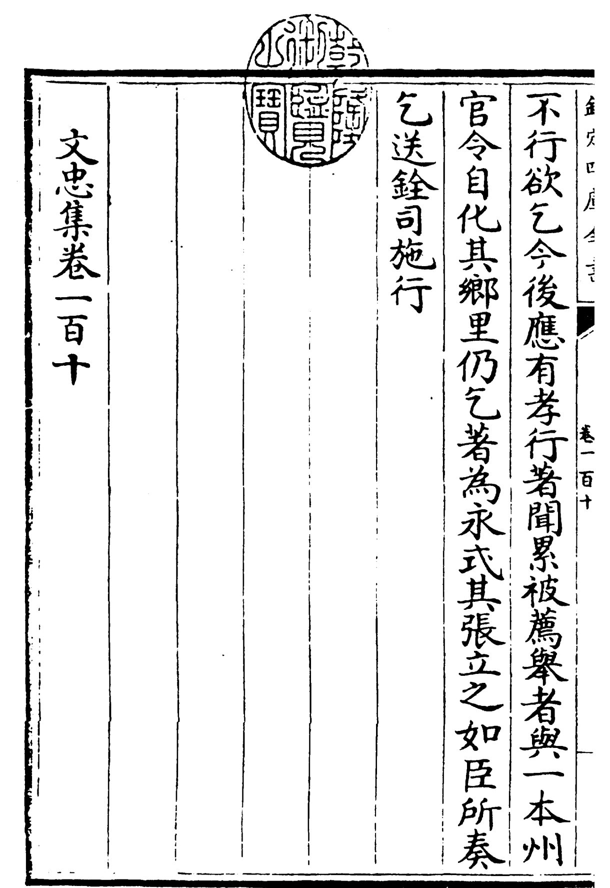
明臣叨被恩榮未知報效苟有所見不敢不言取進止

乞留中
遂不出

薦張立之狀

臣伏見朝廷之議常患方今士人名節不立民俗禮義不修所以取士多濫而浮偽難明愚民無知而冒犯者衆蓋由設教不篤而奬善無方也伏見徐州進士同三禮出身見守選人張立之能事父母有至孝之行著聞鄉里本州百姓僧道列狀稱薦前後長吏累次保明安

撫臣寮亦曾論奏至今未蒙朝廷甄擢其人母年八十無禄以養銓司近制於選人祇許入邊遠官立之家居則患禄不逮親欲就遠官則難於扶侍有至孝之行而進退失所有累薦之美而褒勸不及於立之養親之志所希至少於朝廷奬善之道所施至多伏望聖慈特下銓司採閲本人行止及前後論薦迹狀與一本州合入官所貴旌一士之行勸一鄉之人伏以古今致理先於孝子勸賞最勤今孝悌之科久廢不舉旌表之禮久闕



不行欲乞今後應有孝行著聞累被薦舉者與一本州官令自化其鄉里仍乞著為永式其張立之如臣所奏乞送銓司施行

文忠集卷一百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貢生臣張誠智